

SHUIHU ZHUAN

[学生读本]

ZHONGGUO GUDIAN
WENXUE MINGZHU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水

浒

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原文
原文解读
竞赛试题
试题答案

词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SHUIHUZHUAN

[学生读本]

ZHONGGUO GUDIAN

WENXUE MINGZHU

水 滸 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水浒传

著 者:施耐庵 罗贯中

责任编辑:刘玉文 封面设计:孙明晓 责任校对:侯 伟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 - 5649710

印 刷:长春宏伟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 × 960mm 1/16

印 张:33.625 字 数:10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7 - 206 - 03574 - 4/1·216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定 价:27.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 策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3
-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1
-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建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15
-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20
- 策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24
-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28
-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31
-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34
-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38
-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41
-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45
- 第 十 三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47
-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51
-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54
- 第 十 六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57
-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62
- 第 十 八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66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70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74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79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83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86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90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100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103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108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111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113
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116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120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124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130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133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138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142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146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150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155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160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164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169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173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178
第四十五回	扬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183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188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192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196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199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204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207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211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215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220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224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227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231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235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238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242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246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251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256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260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263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266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269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273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277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280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283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287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291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294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298

-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300
-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305
-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308
-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311
-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314
-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319
-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323
-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328
-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331
-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335
-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339
-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342
-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345
-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349
-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353
-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357
-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361
-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364
-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368

-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373
-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377
-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380
-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384
-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389
-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395
-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400
-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402
-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405
-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408
-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411
-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烟汨没破坚城 413
-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415
-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418
-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422
-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426
-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淮州城 430
-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捕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434
-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437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441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445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449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452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456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461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466
水浒传解读		472
水浒传知识竞赛试题		506
水浒传知识竞赛试题答案		525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见：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花香影里，玉簪珠履聚升平；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羽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迟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官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曰：“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柱，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

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但见：

逼山叠翠，远水澄清。奇花绽锦绣铺林，嫩柳舞金丝拂地。风和日暖，时过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邮亭驿馆。罗衣荡漾红尘内，骏马驱驰紫陌中。

且说太尉洪信赍擎御书，一行人从上了路途，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太尉看那宫殿时，端的是好座上清宫。但见：

青松屈曲，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篆。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丹炉边，掩映苍松老桧。左壁厢天丁力士，参随着太乙真人；右势下玉女金童，簇捧着紫微大帝。披发仗剑，北方真武踏龟蛇；靸履顶冠，南极老人

伏龙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后列三十二帝天子。阶砌下流水潺潺，墙院后好山环绕。鹤生丹顶，龟长绿毛。树梢头献果苍猿，莎草内衔芝白鹿。三清殿上，鸣金钟道士步虚；四圣堂前，敲玉磬真人礼斗。献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将瑶坛，赤日影摇红玛瑙。早来门外祥云现，疑是天师送老君。

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按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官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

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赍捧御书丹诏，亲奉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便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请太尉起来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

将至半山，望见大顶直侵霄汉，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盘地角，顶接天心。远观磨断乱云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谓之山，侧石通道谓之岫，孤岭崎岖谓之路，上面平极谓之顶，头圆下壮谓之峦，藏虎藏豹谓之穴，隐风隐云谓之

岩，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岩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為掩，右壁為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錐尖象小，峭峻似峭，懸空似險，削巖如平。千峰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柱。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萬堆烟。

這洪太尉獨自一個，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走過了數個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腳酸腿軟，正走不動，口里不說，肚里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在京師時重裊而臥，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裏，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氣喘。

只見山凹里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個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洪太尉吃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偷眼看那大蟲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爪露銀鉤十八只。
睛如閃電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兔盡潛藏，洞下狸狌皆斃迹。

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唬的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廝打，那心头一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中風麻木，兩腿一似斗敗公雞，口里連聲叫苦。

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才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还把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里嘆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裏，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裏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沖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籐里簌簌地响，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吃一驚，撇了手爐，叫一聲：“我今番死也！”望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閃開眼看那蛇時，但見：

昂首驚龍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拆峽倒岡，呼吸則吹雲吐霧。
鱗甲亂分千片玉，尾梢斜卷一堆銀。

那條大蛇徑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只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头，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才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

子比餽餽兒大小。口里罵那道士：“叵耐無禮，戏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顿身上詔敕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

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時，但见那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凹来。太尉看那道童时，但见：

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并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

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只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今上皇帝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已定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的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曾见天师么？”太尉说道：“我是朝廷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籐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复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傍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那里来？识得俺么？’他道：‘已都知了。’说天师分付，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獩？”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

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且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留在上清宫，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晓。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官前官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

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楹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甚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官三十余年，也只听闻。”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快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道：“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

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但见：

昏昏耿耿，昏昏冥冥。数百年不见太阳光，

亿万载难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东西。黑烟霭霭扑人寒，冷气阴阴侵体颤。人迹不到之处，妖精往来之乡。闪开双目有如盲，伸出两手不见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时。

众人一齐都到殿内，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别物，只中央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跌坐，太平陷在泥里。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真人慌忙谏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甚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当？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那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撞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那真人言不过数句，话不过一席，说出这个缘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神蛟。

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

解。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囑付道：

‘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走了，怎生是好？”有诗为证：

千古幽局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

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

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城壕。

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当时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颠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不在话下。

再说洪太尉在途中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于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篆，禳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自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亦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祖皇帝的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奈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借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有罪犯，思量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打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迤回到东京，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

书。董将士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断配的人，旧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

住了十数日，董将士思量出一个路数，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董将士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竟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了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入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待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俱备。但见：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竞奏新声，教坊司频逞妙艺。水晶壶内，尽都是紫府琼浆；琥珀杯中，满泛著瑶池玉液。琉璃盘堆仙桃异果，玻璃碗供熊掌驼蹄。鳞鳞脍切银丝，细细茶烹玉蕊。红裙舞女，尽随着象板鸾箫；翠袖歌姬，簇捧定龙笙凤管。两行珠翠立阶前，一派笙歌临座上。

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设席，请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

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了书呈，径投端王官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毬，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德绶，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门，相伴着蹴气毬。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赍送两般玉玩器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毬？你唤做甚么？”高俅叉手跪复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彩。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次日，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

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闲话一回，至晚席散，王

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

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正是：

不拘贵贱齐云社，一味摸棱天下圆。

抬举高俅气力，全凭手脚会当权。

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官吏衙将、都军禁军、马步入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都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止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见有病患状在官，高殿帅焦躁，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去，定连累小人了。”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

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拿下王进：“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会！”

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

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爱儿子使枪棒。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正是：

用人之人，人始为用；恃己自用，人为人送；
彼处得贤，此间失重；若驱若引，可惜可痛。

当下娘儿两个商议定了。其母又道：“我儿，和你私走，只恐门前两个牌军，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须走不脱。”王进道：“不妨。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人，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饭，我使你一处去干事。”张牌道：“教头使小人那里去？”王进道：“我因前日病患，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庙祝，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等我烧炷头香，就要三牲献刘李王。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答应，先吃了晚饭，叫了安置，望庙中去了。当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又装两个料袋袱驼，拴在马上。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进叫起李牌，分付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王进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驼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家中粗重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望延安府来。

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巳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寻时，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并无有人。看看待晓，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两个见他当夜不归，又不见了老娘。次日，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亦无寻处。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王教头弃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见告，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不在话下。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上一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天可怜见，惭愧了我子母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两个欢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走了这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王

进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看那庄院，但见：

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楼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佃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与他施礼。庄客道：“来俺庄上有甚事？”王进答道：“实不相瞒，小人子母二人，贪行了些路程，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又道：“大哥方便。”庄客人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教你两个人来。”王进请娘下了马。王进挑着担儿，就牵了马，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歇下担儿，把马拴在柳树上。

子母两个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须发皆白，头戴遮尘暖帽，身穿直缝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熟皮靴。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客人休拜，且请起来。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都坐定。太公同道：“你们是那里来？如何昏晚到此？”王进答道：“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钱，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庄客安排饭来。没多时，就厅上放开条桌子，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菜蔬，一盘牛肉，铺放桌上。先盪酒来筛下。太公道：“村落中无甚相待，休得见怪。”王进起身谢道：“小母子无故相扰，此恩难报。”太公道：“休这般说，且请吃酒。”一面劝了五七杯酒，搬出饭来，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进子母到客房中安歇。王进告道：“小人母亲骑的头口，相烦寄养，草料望乞应付，一并拜酬。”太公道：“这个亦不妨。我家也有头口骡马，教庄客牵去后槽，一发喂养。”王进谢了，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庄客点上灯火，一面提汤来洗了脚。太公自回里面去了。王进子母二人谢了庄客，掩上房门，收拾歇息。

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子母在房中声唤。太公问道：“客官

失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相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疼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话休絮繁。自此王进子母两个，在太公庄上服药。

住了五七日，觉道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较一较么？”

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后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时，十分好。”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较量一棒耍子。”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时，使一棒何妨。”王进笑道：“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眼，拿条棒滚将人来，径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抡着棒又赶人来。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掣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下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傍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道：“我子母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无恩可报，当以效力。”

太公大喜，叫那后生穿了衣裳，一同来后堂坐下。叫庄客杀一个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四个人坐定，一面把盏，太公起

身劝了一杯酒，说道：“师父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瞒。小人不姓张，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这枪棒终日搏弄。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帅府太尉，怀挟旧仇，要奈何王进。小人不合属他所管，和他争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不想来到这里，得遇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连日管顾，甚是不当。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太公见说了，便道：“我儿，可知输了，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正是：

好为师惠负虚名，心服应难以力争。

只有胸中真本事，能令顽劣拜先生。

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呕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自当日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头子母二人在庄上。

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那十八般武艺？

矛、锤、弓、弩、铳、鞭、筒、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扒。

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指教武艺。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不在话下。不觉荏苒光阴，早过半年之上。正是：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

一杯未进笙歌送，阶下展牌又报时。

前后得半年之上，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从新学得十分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

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自思：“在此虽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来，相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那里肯放？说道：“师父，只在此间过了。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多少是好！”王进道：“贤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负累了你，不当稳便，以此两难。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托出一盘，两个段子，一百两花银谢师。次日，王进收拾了担儿，备了马，子母二人相辞史太